

陈平原 著

学者的人间情怀

——跨世纪的文化选择

——学苑话题——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I267.1/183

2007

——学苑话题——

陈平原 著

学者的人间情怀

——跨世纪的文化选择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学者的人间情怀：跨世纪的文化选择 / 陈平原著.
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7.9
(学苑话题)
ISBN 978 - 7 - 108 - 02765 - 8

I. 学… II. 陈…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2621 号

责任编辑 郑 勇
装帧设计 蔡立国 鲁明静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邮 编 10001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16
字 数 187 千字
印 数 00,001 - 10,000 册
定 价 22.00 元

自序

去年年底，我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刊印了一册 36 万字的《学术随感录》。明明是“小文章”，竟弄得这么厚，实在有点反讽的意味。将这些随意书写、不登大雅之堂的短文结集成书，除了留下自家精神探索的印记，更希望从一个特定角度见证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变迁。在“自述”中，我曾提及：

既坚守象牙塔，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；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，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，这是二十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。专业著述不说，已完成的对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叩问，辨析文化思潮的，有《当代中国人文观察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4 年）；反省大学体制的，有《大学何为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6 年）；追忆学问人生的，有《当年游侠人》（三联书店，2006 年）。再有，就是这本当初随意挥洒、如今则必须“苦心经营”的《学术随感录》。

这一尝试，最早开始于 1988 年的 7、8 月间；可那组刊于《瞭望》杂志的“学术随感录”，以及此后陆续撰写的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、《学术史研究随想》等，因收在珠海出版社原刊、“即将由三联书店重印”的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中，为避免重复，只好割爱了。

在我先后出版的十几种随笔集中，珠海版的《学者的人间

情怀》(1995)印数不多,影响却最大。十二年前初刊,印数五千,此后未再重印,可在论者的引述或评议中仍不时露面。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为书题的那篇文章。

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最初发表于1993年第三期的《读书》杂志,日后被收入各种选本,如《另外一种散文》(上海教育出版社,1998)、《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》(北京:时事出版社,1999)、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《语文读本》第五册(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9)、《90年代思想文选》(南宁:广西人民出版社,2000)、《北大百年散文精选》(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2)、《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》(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2)、《白话的中国》(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3)、《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》(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3)等。集中其他各文,也有承蒙选家错爱,进入各种读本的,但像此文这样四处奔波,且出入于“散文”选、“作家”论以及“知识分子”研究等不同类型的选集,绝无仅有。

在关注学术规范建设的学者看来,我的《关于“学术语法”》一文,是此话题的始作俑者(参见杨玉圣等编《学术规范读本》,开封:河南大学出版社,2004年;余三定的《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时性评述》,《云梦学刊》2005年1期);而有考据癖的“北京学”专家,也将我的短文《“北京学”》,视为此话题的最早文献(参照马万昌《对北京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》,《北京联合大学学报》2003年1期)。类似的“思想火花”还有好些,如《“文摘综合症”》、《学术史研究随想》、《走出“五四”》等。我当然不会愚蠢到以为自己真的开创了一个什么学科。设想多而能力小,兴趣广而功底薄,也就只能“随感”而已了。这既暴露了大转折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迷茫,更体现其不服与抗争。如果不过分苛求,这些虽则浅薄、但仍属

真诚的思考，也自有其可爱之处。

有序跋，有游记，有随笔，也有谈话，当初的定位是“关于当代中国学术的‘随感’”，故体裁归属不是很重要。如此“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之中”，必定“并不特别注重散文的文体规范，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”，洪子诚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）正是从这一角度，谈论诸如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这样的“学者散文”。

除了是“另外一种散文”，还牵涉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，史家偶尔论及时，褒贬不一。出于好意，两年前，北京的三联书店建议重刊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，理由是保存一种“历史文本”。我同意了，而且，还专门撰写了题为《学术转型的见证》的“新版自序”。可事后想想，还是觉得不太妥当。除了原刊文体驳杂，还有重复收录之类的问题。犹豫再三，最终决定撤稿。辜负了朋友的一片好心，实在抱歉；可如此决断，与其说是对读者负责，不如说是对自己的警醒。

在《当代中国人文观察》的“自序”中，我谈到过自己时常罔顾学科边界，贸然谈论已成“专家之学”的“当代中国”：

囿于“观察者”立场，加上会议论文或专题演讲的文体特征，使得本书的论述“鲜活”有余而“深邃”不足。

就近观察一个生气淋漓、充满动感的社会，好处是“真切”，缺点则是容易流于“浮泛”。

这回也不例外，依旧只能扮演有浓厚学术兴趣的“观察者”形象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是“论述姿态”所决定的——既然你选择了课堂讲授、学术演说、会议发言、随笔、答问以及文化评论等，那就只好随意挥洒，而不太可能像专家学者那样旁征博引，追求“每下一义，泰山不移”。

虽说只是“观察者”，并非驰骋疆场的“斗士”，但如此不顾专业设置，撰写诸多无关“业绩”的文章，也算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的“关注”与“介入”。没能力叱咤风云，只好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，说到底，这也只是一种“学者的人间情怀”。只是因兴趣及能力所限，这一“观察”，基本上局限于与自家专业接近的思想文化、新闻出版以及文史之学。除第一辑按写作时间编排外，其余三辑的划分，兼及论述主旨与文章体式。

本书新旧杂陈，按篇幅计算，大约是对半开。第一辑全属旧文，选自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（珠海出版社，1995）；其余三辑，也有些录自《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》（广西教育出版社，1999）、《掬水集》（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1）和《文学的周边》（新世界出版社，2004）。此四书原本印数就少，以后也不打算重刊了。不以“文采风流”著称，我的随笔集，希望适应读者阅读趣味的变迁，还是“专题化”为好。

选择集中二文，凑成正副标题，不完全是偷懒，也自有深意在——前者指向学术精神，后者关涉论述策略。所谓“学者的人间情怀”，就是我文章中再三表述的，“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‘表态’，而不过分追求‘发言’的姿态和效果”。至于谈论当下的“文化选择”，不满足于就事论事，喜欢“跨世纪”，回到我所熟悉的清末民初，则带有明显的专业印记。集中各文的长处与短处，均与此学术思路相关。

这么说，等于是亮出了自家底牌；接下来，便是祈求读者批评指正了。

2007年5月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

陈平原，1954年生，广东潮州人。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获文学博士学位。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。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、德国海德堡大学、英国伦敦大学、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、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、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。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、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、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、图像研究等。

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“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”（1991）；获全国高校一、二、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（1995，1998，2003）、第一、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（2002，2006）、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（2006）、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（2006）等。

先后出版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、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、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、《中国散文小说史》、《中国大学十讲》、《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——明清散文研究》、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、《大学何为》、《当年游侠人》等著作三十余种。另外，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，1991—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《学人》；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《现代中国》。治学之余，撰写随笔，借以关注现实人生，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。

目 录

001 自序

辑一

003 学术随感录

一、告别“诗歌”走向“散文”

二、“文摘综合症”

三、“愤怒”与“穷”

四、关于“学术语法”

五、“不靠拼命靠长命”

六、学问不等于人生

017 学者的人间情怀

025 学术史研究随想

030 附录一 《学人》的情怀与愿望

034 走出“五四”

040 中国教育之我见

辑二

047 世纪末的思考

057 文学史家的考古学视野

070 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

- 084 附录二 网络文学，还是网络时代的文学
- 089 关于现代中国的“述学文体”
- 100 “演说现场”的复原与阐释

辑三

- 109 跨世纪的文化选择
- 一、世纪末的思考
 - 二、学术史视野
 - 三、评传的体式
 - 四、这一代人的努力
- 125 晚清：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
- 一、怎样一个晚清
 - 二、报刊研究的意义
 - 三、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
 - 四、报刊研究的策略
- 151 附录三 从北大到台大
- 155 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
- 一、“读图时代”的困惑
 - 二、“左图右史”的传统
 - 三、图文互动的可能
 - 四、文字魅力的保持
- 177 学术文化视野中的“出版”
- 一、我与出版结缘
 - 二、我所了解的安徽出版人
 - 三、我与安徽出版界的合作
 - 四、关于“地方性知识”
 - 五、直面出版业的潜在危机

六、怀念“小书”

辑四

- 203 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
- 211 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的纠葛
 - 一、“历史文学”并非都是“通俗演义”
 - 二、关键不在“正说”或“戏说”
 - 三、在文学家止步的地方起跑
- 221 附录四 历史学与文学的对话
- 225 史识、体例与趣味
 - 一、既是体例，也是精神
 - 二、注重进程，消解大家
 - 三、能雅能俗都是好事
 - 四、集“功力”与“学问”于一身
- 237 视野·心态·精神

輯 一

学术随感录

一、告别“诗歌”走向“散文”

幸灾乐祸也好，呼天抢地也好，无动于衷也好，人们都不能不正视这一命题：学术正在贬值。

就看你怎么理解这“贬值”两个字。如果这指的是应用学科被推到前景，而学术性更强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受重视，跟经济建设没直接联系的文史哲等古老学科甚至受到冷淡，这的确很可忧虑；如果这指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待遇的低下，以致学者不能安心治学，而必须盘算如何“生产自救”，这起码也不是什么好兆头；但如果指的是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，不再有“雄文一出举国欢腾”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，那我倒觉得很正常，既不可喜，亦不可悲。

学术研究本来就是“寂寞的事业”，没多少油水好捞的。前些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，出书容易，惊世骇俗容易，滥得虚名也容易。一时间学术界似乎也成了“名利场”。如今又回到了“冷板凳”，这可就苦了那些没赶上趟的莘莘学子，只能“遥想前辈风流”了。

梁启超有篇名文《过渡时代论》，其中谈到过渡时代容易出英雄。出政治上的英雄，当然也出学术上的英雄。“五四”时代能出英雄，前几年也能出英雄，如今则连“各领风骚三五天”都不容易，英雄似乎消失了。没有英雄的时代，未必学术成就

不高，只不过缺乏戏剧性罢了。

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，似乎已经过去；接下来的，该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了。对于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来说，这无疑是十分令人沮丧的——不管是这几年出尽风头者，还是尚未登台表演者。沮丧归沮丧，适当调整一下心理状态，乃至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，还是必要的。就好像新学期开始，小学生们必须把假期里跑野了的心收回来一样。

当然，也有人“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”，从来没“跑野”过。可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。对于那些没有一点功利心、没有一点虚荣心、没有一点狂态、没有一点醉意的“纯学者”，我历来敬而远之；有时甚至不免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，以为或者缺乏才气故作镇定、或者出于矫情大骂葡萄酸也未可知。我佩服的是能“跑野”也能“操正步”；该“跑野”时“跑野”，该“操正步”时“操正步”。当年“跑野”时甩了一拨人，如今“操正步”还会甩下一拨人。读书做学问也真不容易。

一代诗僧苏曼殊的小说中，常常出现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：男主人公在热情、执著、聪慧、果敢的西化女性和娴静、高雅、温柔、含蓄的东方女性面前丧失选择的能力，只好悬崖撒手皈依我佛。这种主题模式在现代作家笔下不断重现，只不过“五四”时候西化女性占上风，40年代东方女性占上风而已。尽管作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，但这种选择更多的是时代逼出来的；内心深处很可能都像苏曼殊那样，在两种女性、两种生活理想、两种处世态度——借用茅盾的术语：诗歌与散文——之间徘徊。

“没有英雄”、“缺乏戏剧性”、“操正步”、“常规建设”，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。也许，只好做一个“美丽而苍凉”的

手势，告别“诗歌”，走向“散文”。

但愿，就在不久的将来，我能把这题目倒过来再做一遍：告别“散文”，走向“诗歌”。即使那篇好文章一时难产，也不妨为这散文时代保留一点诗意，或者创造一点诗意。以免“寂寞的事业”过分寂寞，散文的时代过分“散文”。

二、“文摘综合症”

如果研究新时期十年的学术思潮，无论如何不能忽略新闻界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而且这种新闻“介入”（或曰“干涉”）学术研究的趋势，似乎与日俱增。在这其中，各类文摘报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学术文摘（社会新闻文摘不论）对于解决信息时代日益尖锐的生有涯而知无涯的矛盾，对于扩大一般读者的知识面，对于普及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，甚至对于提高学术的知名度，都是很有益处的。唯其如此，它才得到上下左右的热烈欢迎，数年间神速发展，且有方兴未艾之势。

如今，大概谁也说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块文摘园地。除了正牌的以“文摘”、“书摘”命名的报刊外，各类专业刊物、综合性报纸也都有“文摘”专栏，再加上“零售”、“批发”的学术资料、信息库、文摘卡片等，“文摘”已经成了学术界举足轻重的“第三产业”。你可以欢迎它，也可以诅咒它，但无法阻止它静悄悄然而坚定不移地插足学术研究。也许有那么一天，学术发展的趋向，不是取决于某些具有先见之明的学术精英，而是取决于各类文摘报刊的编辑。但愿这只是危言耸听。即使如此，为防患于未然，不妨预测一下日益辉煌的“文摘事业”可能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恶果。

学者们对文摘的态度，大致是又喜又忧，又爱又怕，特别是当它摘到自己头上时。毕竟没有多少写文章的人真愿意孤芳

自赏。“藏之名山”还不是为了“传之后世”？照样需要理解，需要“知音”。文摘能使你的学术观点广泛传播，把你介绍给专业圈以外的广大读者，这是“成名”的终南捷径，何乐而不为？只是经过文摘家（姑名之）处理过的学术论文，往往有违原作者初衷，或则买椟还珠，或则断章取义。其实这也难怪，文摘受制于读者，从属于新闻，代表公众愿望对原作进行“剪辑”，不免更多考虑新闻效果，考虑读者需求，而不是作者原意。大概也正因为考虑到文摘家二度创作的“版权”，文摘报刊一般只给摘者而不给作者发稿费。没稿费倒也可以理解，只是看着自己的观点不断夸张变形，以致连自己读起来都颇觉新鲜，可又不敢或不愿出面辩正，以免失去再一次上文摘报刊的机会。于是乎，学者们心里不免有点酸溜溜的感觉。

这种经过公众愿望过滤的学术文摘，好读，易懂，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，就像止咳糖浆一样，能治点小病，味道也还不错，老少咸宜。可这么一来，苦口的良药、难读的好书，也就渐渐被人遗忘了。学术文摘很容易培养起一代学术懒汉和聊天大王。貌似博学，无所不知，实则零碎皮毛，全都浅尝辄止（这里还不算走火入魔者），唯一的好处是胆子大口气也大，谈恋爱还可以，做学问可就勉为其难了。古人笔记常有讥笑专读类书起家的“博学之士”；依我看，而今而后专攻文摘者，其“博学”其肤浅，当在专读类书者之上。也许并非杞人之忧，如今“文化名人”也颇有据文摘做正面、反面文章者，不免令人心寒。

文摘的最直接影响，也许该算学界的风气。一时间，新闻俨然成了学术研究的总裁判。好多大学甚至规定上《新华文摘》计多少分，上一般文摘报刊计多少分，评职称时就看这个。这里不说觅缝钻营之事，就算全都秉公行事，文摘家的眼